乌兰察布颂

□张尚原

天戴其苍，地履其黄
纵有千古，横有八荒
你从远古走来　车轮荡涤着尘埃
你向未来奔去　长歌回荡在天外

乌兰察布　你是一方古老的土地
北枕阴山而控大漠　南扼幽燕而望中原
阴山巍峨　雄峙于蒙古高原
草原苍茫　广布于漠南之野

你有高山的脊梁
你有草原的胸怀
山原纵横　铸就你不凡的品格
斗转星移　积淀你厚重的历史

石虎山中　上古先民有遗篇
大青山里　秦汉长城守故边
匈奴放马　羌笛羯鼓曲悠扬
胡服骑射　烽火狼烟照北疆

你曾剪裁风云
五四的惊雷
将蒙藏学校的火种
播撒在北国大地星火燎原

革命浪潮在这里汹涌澎湃
红格尔图战役　百灵庙战役　集宁战役
铭刻着抵御外敌　民族团结的国家记忆

天安门　28　响礼炮的轰鸣
拉开了新中国的帷幕
乌兰察布
你开始书写崭新的历史
在共和国发展史上　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草原英雄小姐妹成为一个时代的记忆
人民楷模都贵玛诠释了草原母亲的大爱无疆
“进退还”战略奏响了保护生态的先声

当新时代初露晨曦
历史的机遇再一次赋予这方土地
新高地乌兰察布告诉你一个时代的惊喜
新高地乌兰察布告诉你一个草原的传奇

我想约你漫步在银河里
那是神舟飞船正在遨游太虚
那是大数据通向四海的呼吸
那是国际物流枢纽畅通俄蒙欧的飞翼
那是风电之都光芒四射的雄起
那是草原高铁洒出的一行浪漫诗句

我想约你去新农村新牧区做客
那里的土地正翻种着冷凉经济的新绿
那里的草场正奔腾着现代畜牧的原力
如歌的田野传唱着增产的新曲
如诗的草场吟诵着增收的词句

我想带你走进新奠基的产业园区
灿若繁星的高科技让未来世界触手可及
我想约你探秘草原避暑之都
登上乌兰哈达火山查阅地球户籍
畅游岱海湖静享人间惬意
仰卧在格根塔拉星空下　遥望牛郎织女

我想约你游览“三山两河”
登白泉山　观日出东方　赏月挂林海
游泉玉岭　看天鹅起舞　听水鸟长鸣
临霸王河　凭栏远眺　波光粼粼两岸青青

乌兰察布在变　变得生机勃勃
乌兰察布在变　变得靓丽无比

为有牺牲多壮志
敢教日月换新天
乌兰察布
你有远大的目标
你有冲天的羽翼
你有不息的斗志
你有不竭的动力
你海纳百川　兼收并蓄
你乘势而起　化鲲为鹏
你从敕勒川腾飞　凌空翱翔　横绝四海

赞美你啊　乌兰察布喷薄日出　光彩照人
讴歌你啊　乌兰察布天人合一　吉祥如意
草原儿女正同心同德建设亮丽内蒙古
中华民族正凝心聚力共圆伟大中国梦
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
繁荣昌盛　国泰民安

诗塞境外

一个人的黄河故道（组章）

□梦阳

故道雪与麻雀

落雪的正午，麻雀，这古老的土著，在故道上不经意间就寂静成了雪的一部分。

偶尔一两声怯怯的啾啾自树梢跌落，故道也会敞开辽阔的怀抱一一捡拾。

大地一片寂然。

辽阔的苍茫中，一些事物因着风而越发清晰起来；苍茫的辽阔中，一些事物因着雪而越发模糊起来。

此刻，唯有落雪的声音在故道上空簌簌地飞行，飞着飞着，就将远村近庄连成了一个整体，让故道的每一颗沙粒都充满神秘，每一株枯树都显得辽远。只是，这样的声音梦中的人类听不到，耸立的楼房听不到，独行的孤狼听不到，穴居的虫儿听不到……

唯有麻雀，故道大堤上那只翘着一只红爪沉思的麻雀听得到。

走近故道，你就会看到，它身后那卷白得耀眼的宣纸上，有一行梅花小篆，依稀书写着生命的隐喻，还有一茎枯草在风中正低头忙着以狂草体为之签名。

这一切，不知有谁读得懂。

懂，与不懂，也许都不是最重要的。

重要的是人们早已与故道越来越远了，而它还是原初的模样：质朴如初，木讷如初，既不与人类一起进化，也不与人类一起进城。苦了，啾啾两声；乐了，啾啾两声。就像这故道的飞雪，苦也簌簌，乐也簌簌。

其实，这个世界上只有它们才真正抵达了禅境。

一头驴，在故道

一头驴，背着夕阳，独自在立在故道深处，仿佛一株干枯的胡杨矗立在空旷的大漠。

它一会儿回头望望，一会儿向前望望，偶尔打个响嚏，依旧一副茫然的模样。

没了缰绳的牵引，驴子迷失了方向；没了鞭子的抽打，驴子丧失了力量。

一朵驴子模样的云慢慢踏过故道的对面，它漠然地望了望。

一段干柴坠落，猛地砸中它的屁股，它便腾地一下蹿出好一段距离，那一瞬，它找回了丢失的力量。

其实，行走在世间，驴子免不了总要做些不想做的事情。比如，日复一日地绕着磨道行走却做着日行千里的梦。毕竟鞭子就在屁股后面高举着，最憋闷的时候也只能昂着头颅“昂昂昂”地高鸣几声。

此刻，穿过故道昏黄的黄昏，我从驴子的身上阅读到了人生，驴子从我的背后又感悟到了什么？其实，我们谁又能真正读懂谁？

我不知道这头驴子为什么会出现在故道，但我知道，面对世界，你可以不屈服，但必须学会容忍。或许，这就是这头出现在故道的驴子无言中告诉我的，或许又不是。我决定留下来，在故道，与这头驴子一起。

油菜花开

东风的河流里，是谁，高举着淡黄的灯笼列队恭候春天？

三月的阳光中，是谁，披绿甲戴黄盔大肆占领田间路边？

油菜花，油菜花，三月一声浅浅的呼唤，黄色海洋般的油菜花就芬芳了故道的春天。

一忽儿还土里土气的油菜花啊，就这么一眨眼的工夫就出落得少女这般水灵了。当然，这油菜花要是一棵一朵绝对是不够，要开，就开遍山野田间；要笑，就笑彻河畔村边。只是这繁多的油菜花用花山、花田都是不能表述恰切的，最好的形容应该是浩荡的黄花花的海洋的吧。要不，那阳光中迎亲的蝴蝶咋总也飞不出这金灿灿的花浪呢？那细雨里吟诗的蜜蜂咋总也泅不过这芬芳的花涛呢？

也许，这些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能在油菜花的海洋里，做一抹沉醉不思归路的阳光，或者成为一朵参禅梦蝶的花朵，该是一种多么美好的事情啊。恍惚间，我便真的不知是我成了一朵黄花花，抑或一朵黄花花成了我。这似乎是一个宇宙的秘密，那飞来飞去的蜜蜂和往返穿梭的蝴蝶总也不肯点破，也许，它们觉得沉默才是最好的表达，或者它们觉得这一切都是不可言说的言说，那就由着它们吧。只是，那些在花海里踏浪的油菜花嘴角上翘、笑面嫣然的少女大大方方地放飞铃铛般的欢笑，自自然然，眸光流彩，任人欣赏和拍照，就足够了。

倏地，那蜿蜒而去的清澈的河流跳了一下，那一瞬，我方微笑着领悟：众志成城的油菜们心连着心，正像是心心相印的恋人抑或团结向上同学，你搭一把手，我搭一把手，彼此粲然一笑，就举起了故乡辽阔的春天。

而潜泳在故道春光深处的我，被油菜花迷醉了的我，思想的轻舟拒绝一切世俗的物质，此刻，只一心一意地摆渡真爱与至美！

红高粱

一条狗在大堤下追咬着一朵像狗一样的云，追着，追着，云就淡了。

坐在背风坡下放羊的老人，头点了一下，再一抬起，满地的高粱便齐刷刷地高高举起了红红的火把。

那一刻，西风也忙不迭地绕道而行，一不小心，竟把午后的太阳撞得一个趔趄直坠到大堤下的芦苇丛中。

我就是那一刻抵达的——故道最辉煌的时刻。

日子，早已经被高粱们丰满的期待绷得醇香满怀、红红火火：

燃烧的火样的高粱穗儿，饱满而深刻。它们无一例外地都低着头，依稀在沉思着什么。思索什么呢？那只端庄地禅坐在高粱上小鸟总也不肯道破着宇宙中的隐秘。

长长的高粱叶子在大堤下闪动着一束束别致的闪电，仿佛一泻汪洋的洪水一起汹涌着冲向辽阔的故道，高空的大雁只看了那么一眼，就眩晕了好久好久。

瘦挺的十八节的高粱秆，每一节都经历过九九八十一难，至今毫不憔悴，那凝满阳光与闪电的身骨啊，依旧不悲不喜地挺立着，仿佛一株株超然的隐喻。

你走近来看看吧，看看那道劲的血脉突起的高粱根吧，每一条根，都青筋裸露，都深深抓紧着大地。那根下的泥土，每抓一把都隐隐会渗出殷红的血来。我知道，它们一定都怀揣古老的训谕——我们也许可以刺破苍穹，而谁也无以超越大地。所以，它们一生都不停地扎根，再扎根，在岁月的奔流中，谁也不肯认输。

终于，最悲壮的一刻抵临了：一张张月光磨亮的镰刀在起伏的虫鸣中，用蔚蓝色的天空合围了故道，一道道雷霆闪过，骨头与金属撞击的声音便充盈的大地。一穗又一穗的红高粱头颅落地，毫不保留地献出了保持一生的童贞。

没有呻吟，没有悲鸣。

蓝天高了，白云淡了。

大平原辽阔了。

故道堤下，十万株断头的高粱秸干，仿佛十万只长矛，每一只都指向辽远的苍穹，仿佛在叩问青天：一穗高粱穗子落下了谁的一生？一株高粱秸干撑起了谁的一生？

独立在秋色之外，我成了故道最后的作物。

我努力扯起黄河故道的一角，用经秋的文字为故道努力在倾斜中寻找着平衡。

诗散文

临考记

□安宁

那是十几年前，我在小小的县城里读高三，即将在盛夏七月，参加一场决定一生命运走向的高考。

记得那时住校，宿舍里七个女孩，原本平时全是乡村朴实少女的模样，可那阵子却都着了魔般，在紧张的学习之余，一次次往照相馆跑。我一向不喜欢那种死板僵硬的明星照，而且，我也认为县城里照相馆的摄影师，全是些技艺平平专爱骗钱的家伙，再怎么美丽灵动的女孩，一旦经过他们的手，就全都变成搔首弄姿的时尚女郎。那红红艳艳的嘴唇，千篇一律的柳眉，精致有型的假发，还有一抹画好了贴上去的柔媚微笑，总让我觉得矫情，仿佛将一株稚嫩的幼苗，强行拔高了一样突兀可笑。

高三教室的每一个角落里，都充斥着一种大难临头、硝烟弥漫的危机感。随着高考的一天天临近，战火也一步步升级，周围的空气变得极其敏感脆弱，仿佛轻轻一碰，就稀里哗啦碎掉。所以我那时反常的临危不惧，从容不迫，用朋友小朗的话说，有种“回光返照”的意味。我认认真真复习功课，定时定量吃母亲送来的鱼肝油，乖孩子似的早起早睡。还会忙里偷闲，囫囵吞枣地翻几本小说，或摘抄一些有别于名言警句的美丽文字，在别人昏昏欲睡的课间，故作深沉地朗诵，强行唤醒心中没有同身体一起沉寂的激情。我还早早地借了小朗漂亮的红色长裙，站在校园的红花绿草间，回眸一笑，拍下一张洗得最后快发白了的照片，水果糖似的分发给即将挥手告别的难兄难弟们。以至于那时的小朗，每每见了我，总会下意识地摸摸我的额头，极同情地问一句：姐姐，今日你是否正常？我笑着回骂她一句“神经病”，她便欲加放肆地冲我喊：大才女，上战场前写好的遗书，别忘了送我手抄一份噢！

生活便这样惊心动魄地向前，直到我视死如归地走进高考考场，认认真真向所有关心我的人，交出一份份或喜或忧的答卷。而后经过漫长的等待，在拥挤的人群里，摁着一颗快要飞出来的心，看到了那个砰地一声在我眼前炸裂的661分。是到接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我才像黄粱一梦里的书生，忽然间醒过来，看到那段看似从容不迫的100天，原是如此地轰轰烈烈。

很多年之后的今天，已经有了皱纹的我，再翻起那本厚厚的影集，看到那段用千篇一律的明星照，纪录下的已经褪色的青春，还是有种想要流泪的冲动。尽管，那段烙刻在影集里的青春，看上去的确有些不伦不类，好像一个因急于长大，而用成人衣饰掩盖天真的女孩。可是，在匆忙的打扮中，她笨拙的举止里，还是流溢出青春真实的面容，如此质朴，又那样真纯。

那是再不会返回的青春岁月，与我的生命融为一体的美好往昔。

风且吟听

夕阳无限好　　苗青　摄

母亲的信仰

□孔梅英

凌晨，我给病房里时而清醒、时而糊涂的八十岁的老母亲擦拭了头发、脸和手，而后拿出手机，打开女儿发来的视频，一曲清亮的《唱支山歌给党听》的歌曲顿时充满了房间。母亲因为二十三年前患脑梗，听力受损严重。我把手机贴到她的右耳边，问：“好听吗？”老人家说“唱歌呢，唱的啥歌听不清楚”。我又把手机移到她的眼前，此时屏幕上方出现“建党99周年”的红色大字。揉了揉浑浊的眼睛，反复眨了眨，母亲忽地坐了起来，说：“建党99周年？今天是7月1日，党的生日啊。中国共产党是1921年7月1日建党的，我今年入党六十周年了……”。

看着母亲眼里闪耀着惊喜的光芒，溢出激动的泪花，嘴里含混不清地说了一连串的语句，我的心中也迸发出浓浓的激情，被深深地感染了。再一看，母亲鼻孔中的氧气管早已飞到了头顶，像电视天线一样正对着空中输送氧气呢。这一刻，老人家心中的喜悦取代了机体所需的氧气，难道不神奇么？这些天来，母亲饱受疾病的折磨，心肾衰竭、心脏变大、呼吸困难，已抢救了好几次，我真担心老人家挨不过这“鼠年”呢。

含着热泪、忍着鼻酸、带着好奇心，我连喊带比划地开始“采访”母亲，再一起同她回忆那些遥远的过去……

母亲出生于1941年，说那时不兴阳历，只记得是农历五月初六，生在甘肃省景泰县芦阳公社芦阳大队的一个贫苦农民家里。外婆共生了14个孩子，但生活贫困只养活了4个，另外10个都夭折了。母亲打五岁起就学会了做家务、放羊和干农活等，八岁那年，还因封建礼教被强制“缠足”，缠到第七天时，脚的大拇指关节就缠折了，撇向一侧，和其余四指紧紧贴在了一起。当疼痛折磨得她死去活来的时候，家乡解放了，共产党解放军挨家挨户地慰问宣传，解救了正在受煎熬的这个可怜的女童。母亲深深记得，解放军医生一寸一寸解开了她血肉模糊的裹脚布，给伤处敷了药，还轻轻地抚摸着母亲惨不忍睹的小脚……

“这是我人生第一件最最难忘的事。我感谢共产党！感谢解放军！长大后我也要像他们那样！”我想，理想的种子就是在那时那刻深深地埋在这个八岁的女童心中的。

新中国成立后，母亲白天家里家外地忙碌着，夜晚抽空去村里的“扫盲班”学文化，就这样成了农村里最早识字的一些人。1958年，我的母亲——一个17岁的少女，被任命为“铁姑娘队”的队长，带领着45名妇女开荒种地、兴修水利工程，还在当时甘肃省黑山煤矿的前山、后山及今天的营盘水一带大炼钢铁。由于业绩突出，被评为甘肃省省级劳动模范、优秀民兵代表，并作为人大代表参加了1960年的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

1960年7月1日，母亲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她向往的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先锋队的一员，孩童时期心中的种子终于开花结果了。

人生无常，母亲的命运异常坎坷。由于婚嫁，她放弃了生她养她和带给她荣耀的第一故乡，同父亲结了婚，辗转从甘肃来到了内蒙古，有了我们。我在家中排行老大，记得小时候，我们是个大家庭，兄弟姐妹八个，还有奶奶、姑妈一起生活，一家子十二张嘴需要养活。母亲那时是个裁缝，每天起早贪黑地做裁缝活赚钱，晚上我睡觉时母亲就点着煤油灯佝偻着背坐在缝纫机前，早上醒来母亲还坐在那里。在那个计划经济的年代，物资紧张，粮食、布全部都要凭票购买。那时候还没有化纤织品，都是纯棉布，很不结实，一条新的华达呢裤子穿在我腿上不过三五天还没洗水呢，膝盖、屁股那里就开眼了，别说母亲发愁，我一个不到十岁的孩子都开始发愁了。

记得有一个放羊的大伯，他家也是孩子多，布票不够用。每到春夏交替，他就把棉袄拿来改成夹袄夏天穿，把大人的衣服改给小孩。这位大伯有狐臭，那衣服一拆，我们全都捂着鼻子往外跑，母亲也是拆几下就跑到门口佝身干呕，然后抬头吸几口新鲜空气再进屋接着拆，每改完一件衣服，我觉得母亲快把那肠肠肚肚都“吐出来了”。后来我们就不让母亲接他家的活，费劲不说还常常没钱付加工费。母亲却说“不要那么说。妈妈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就要扶贫济困呢，要团结帮助群众。”

记得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虽然母亲没有要去外出上班的工作，但党组织生活从未缺席。有一次开会回来，母亲坐在缝纫机边哭，父亲就问原因，原来是开会时请了群众参加给党员提意见，有人说母亲没管好儿子，跟人家孩子打架了。父亲脾气大，一听就嚷：明明是他家孩子以大欺小反怪别人，说着就要出门找人算账去。母亲立刻制止了父亲，又把我们召集来“上课”，给我们兄弟姐妹提要求，教育我们必须懂得忍让，她说宽容良善是做人的根本。在母亲的严格要求和时时提醒下，我们兄弟姐妹都很努力上进，靠着刻苦学习，全部考上了大中专院校，那在当时真是值得骄傲炫耀的“资本”，父母亲一直引以为荣。

由于长期的辛苦劳作，母亲在1997年突发脑溢血，虽然得到了及时救治，但听力、语言都逐渐衰退，近年来开始伴有轻微的阿尔兹海默症。但是，不论身体状况如何，她总能记得要亲自交党费这件事。现在科技发达，儿孙们多次想通过网络代她缴纳党费，但老人家就是不能够相信。前些年行动方便的时候，她还每年两次自己带着“红本本”坐班车去自己的组织关系所在地——百里之外的嘎查村交党费，近十年行动不方便了，母亲就“下命令”让儿女们开车送她去，还是要带着“红本本”。人家说现在不用了，网络管理，她不信，老太太带着对中国共产党的赤诚，带着一颗火热的心，总要去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在母亲的生命中，无论顺境还是逆境，她总不忘自己作为共产党员的身份和使命。在母亲的影响下，我们兄弟姐妹中有五人入了党，到现在，加上儿媳、女婿、孙辈们，大家庭里有18名中共党员。这，才是母亲最满意的。就像一棵蒲公英散开了，带着质朴，带着清香，一代一代飘啊洒啊，她洒在了内蒙古大草原，也正洒向祖国的四面八方！

絮语怀惬

“我知道”

□张亚凌

44年前，我还是个小丫头，牵着家里养的羊跟着妈妈去集市上卖。

来看的人倒不少，就是价格谈不拢。我觉得都怪妈妈爱计较，差不多就行了，又不是她每天在放羊。最终，没有人给出固执的妈妈想要的价，羊便没有卖出去。我很沮丧，赶集前妈妈说过，等卖了羊，买完东西，扯块花布给我做件好看的衣服。得，我好看的衣服泡汤了，还得继续穿俩哥哥穿过的破黄衣服，那憋屈劲，甭提了。直到离开集市，我都没有跟她说过一个字。

回家的路上，我远远地走在后面，没精打采。羊也不牵了，——她不愿意卖给人家，就自个牵回去。我在心里暗暗发誓，再也不给那只破羊割草了，她舍不得卖，自己割去。八里路，变得像八十里那般遥远而绝望。还记得来时，我可是牵着羊，兴高采烈，叽叽喳喳说个不停，——好像花衣裳就在我的前面，引着逗着我赶快走。而此刻的我，低着头，踢着一切遇到的东西，以至于想将自己的脚从腿上踢出去，可就是踢不走笼罩在心头的沮丧。

瞅着前面的妈妈，越瞅越憋屈：真是讨厌，自己又不给羊割草，还把一只破羊当宝贝。世上咋有这么坏的人，还偏偏是我的妈妈。

低着头，磨磨蹭蹭地走在后面。无聊透了，扭着拐着见啥踢啥走起“之”字来。我知道，妈妈在等我赶上去。她牵着羊，走走，停停，还老回头看。哼，就是不跟你一块走，就是要闹别扭，就是要让你知道我——不——高——兴。都是你惹的，你不知道我生气，我给鬼吊脸看啊！

突然，眼前一亮，钱？揉揉小眯缝眼，是钱，真的是钱！

一张五块的票面，它正安安静静地躺在路上，单单等着我踢呢。

跑过去捡起，就举着冲妈妈喊：“五块钱，我捡到了五块钱！”而后欢快地跑过去，挥动着手里的钱说，“返回返回，有钱了，扯花布给我做新衣裳！”妈妈接过钱，先是惊喜，连声说“就是五块钱，五块”。马上又恢复了正常，说，“是人家的，不是咱的。”“没人知道就是咱的，赶紧走！”我的欢喜里掺杂着急切，不敢让人家返回找钱时碰上。妈妈没动。“人家找回来了咋办？赶紧走，走了就没人知道是咱捡了！”急切已经压过了欢喜。那时我一定想花衣服想疯了，鬼迷心窍，怂恿着妈妈赶紧逃离现场。“我知道。”妈妈开了口，“我知道这钱是人家的不是咱的。”愚蠢的妈妈真的等到了来找钱的人。当她要把钱交给那人时，我扑过去一把抢过，哭着说是我捡的，我不给。为此，还挨了一巴掌。

多少年后的一天。

坐了几小时的夜班车，在西京医院又奔波了近两个钟头，终于找到了一个座位。刚坐下，看见一年轻人搀扶着老太太过来了。起身，打着呵欠让了座位。我是教师，一直教学生尊老爱幼尽可能给别人以方便。我知道自己的身份，更知道该如何做。

“我知道”，这三个字很重要，很多人就是忘了“我知道”才没有看护好自己，偏离了前行的方向，以至于自己错过了很多美好，也将这个世界弄得更糟糕。

私舍茶语

北国风光